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三

殿閣大學士行實

桂萼字子實江西饒州府安仁縣人自幼從兄胡居仁之緒論其學以收斂身心爲主本以孝弟忠信爲實踐以經綸康濟爲事業而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師田水利以及醫卜農圃之書靡不究心期於致用正德辛未舉進士授丹徒知縣歷武康成安所至敦古行明教化抑豪强有聲獨性剛執不能與時俯仰動以此見戾嘉靖癸未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時　廷議大禮統嗣二字未明部中山西司主事張公璁先有二疏爲執政諸人沮斥天下洶洶莫識誰何而張孤立聞公至

喜曰是可與明禮者比至語果合遂上疏明繼統之公辨立嗣
之私三年同張被　召至京與廷臣辨論　上意始决六月禮
成進翰林院學士四年陞詹事兼學士五年正月與刑部尚
書趙鑑爭論給事中陳洸罪犯攘臂相加南京戶科給事中林
士元劾之章下所司六年陞禮部右侍郎建言清言路以定國
是乞如成化間令科道互相糾劾部覆並無事例得　旨既先
年有行還着他互相糾舉奏復題除奸欺以通壅蔽得　旨令
部查明隨該部疏覆查得成化間因糾劾因而奉　旨非考察
拾遺旨下既有　憲宗聖旨奏所言不爲無據何不早查明覆
奏且不究還着他互相糾舉來說本年改吏部左侍郎陞禮部

尚書七年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八年七月命兼
武英殿大學士八月致仕九月召還　上深禮眷稱以俊彥宿
學　賜銀圖書二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公亦奮勵凡啟沃
君心揚薦士類與夫軍國生民之計知無不言無不盡九年十
二月致仕卒於家贈太傅謚文襄有奏議八卷
國珍集稱其家學懋修少負奇志動以古人爲慕常謂事必有
法必豫爲理會以儲經世之具三任縣令所至政善民安會議
繼統禮羣疏不伸公衷衆論以上謂權臣執國柄欺　天子幼
冲　上奮乾綱大禮立就乃眷注公擢冢宰入閣公引拔才賢
溫裕識治體然國史歷載公爲學士與張璁極力詆訐内閣石

珤費宏及阻王守仁之用則引拔才賢殆虛語也
李時字宗易直隸河間府任丘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
嘉靖三年進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四年三月纂修　獻
廟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郎温仁和爲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
仁壽宮災詔加修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
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鬻權辟門在位乏羔羊之節
習於世祿鮮克由禮抑於窮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
凡此皆足以召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鯁
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令指實敷陳
以袪時弊章下所司尋轉左丁憂七年起戸部左侍郎復改禮

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時會張璁桂萼議姚廣孝在 文廟
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
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大興隆寺從之八月生員張紳薦舉大學
士翟鑾及將科臣夏言上言祖訓陳言大臣德政者斬 上從
之逮紳獄拷訊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時言各處鄉試巡按不
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徇私聘取房考官從之
會浙江巡按李佶請經房閱得雋卷仍發監臨參閱公同去取
時言若令參閱去取則失 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
偏之初意 上深然之九月召爲武英殿大學士參機務十一
年御史馮恩條陳舉邪正極論張孚敬方獻夫汪鋐之姦謂時

爲太平宰相鋐疏當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斬長繫十二年 帝
幸南內召孚敬時等閱馬觀花賜蟒服 上製古樂府七言一
章命各和以進復召孚敬時獻夫鑾同遊西苑製古樂七言五
言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 上幸南內召孚敬時同閱青爵
尊 賜扇及酒食復畱閱宣宗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十四年三
月復召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 帝亦作一詩
命曰御製記樂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五年端午召時同夏言郭勛
泛舟西苑命湯鑾近龍舟被顧問賜宴無逸殿翼日時等表謝
以爲自 宣宗賜蹇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

再見云七月皇史宬成加時兼太子太師九月又以重書　實

訓實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太

傅謚文康

方獻夫字叔賢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禮部

祠祭主事正德五年改吏部文選司六年陞驗封司員外轉文

選養病嘉靖二年時大禮未定獻夫有大禮疏曰　陛下之繼

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於孝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

興獻爲　皇考則合於人情當於名實矣不果上三年主事桂

萼併錄其疏以聞以獻夫爲侍講學士獻夫疏辭言大禮之議

乃天地間不可泯滅之理故不得不言初未嘗有一毫希合于

求之意今論劾者無慮數十而　陛下果以官授臣使論者前
言皆驗乞容臣之去　上曰此疏所言甚明不允辭即出供職
以副朕意時御史王時柯言宜從其辭以全節　上切責之時
盡下諸司大禮疏之留中者　詔禮部與璁萼獻夫會官詳議
九月大禮始定獻夫上疏求退　上優答不允獻夫將璁等五
臣所奏編成二卷請刊布天下從之四年以大禮成陞少詹事
兼原官五年南道趙元言席書方獻夫張璁桂萼等大禮之成
出自宸斷不足為功今驟致清階未及一載更加遷擢宜並聽
辭免上切責元六年以獻夫為禮部侍郎尋轉吏部左仍為經
筵日講官八月命攝大理寺訊李福達事遂與璁萼等緣帝意

出之七年上六月遷禮部尚書八年改吏部加太子太保獻夫上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一曰選任太輕二曰遷轉太數三曰旌舉不嚴四曰體貌太卑五曰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庶主恩可以下流　上深然之九年獻夫上疏輸罪言前主合祀非是　上曰爾職列大臣不能考議正禮既知罪姑不問初廣東人彭澤爲吏部郎以不檢黜乃夤緣張璁得內降留用以爲左諭德士論駭之至是太常卿缺獻夫以澤同枌榆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者亦廣東人獻夫以補南太常而彭澤之故識吳爵以吏胥由濮州判擢延平判人尤駭異獻夫又誤聞廣東僉事劉喬死遽以員外吳翀代後知其不死乃擢喬爲副

使附註又浙江參政黃卿以骨鯁見銜於張璁而副使党以平温州知府丁瓚皆善於璁獻夫阿璁意調卿陝西以平代卿瓚代以平各得俞旨相代去都給事夏言劾獻夫媚悅政府蔑視名卿黃卿党以平歷任未久丁瓚貪聲太著乃因璁銜而調卿因璁悅而擢以平瓚私其鄉人澤芳並爲太常而澤之陰媚爲最是以澤爲赤幟而籍天下之口獻夫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璁擅易命使專横難掩宜切責懲有　旨黃卿等俱仍舊官彭澤姑依新命今後用人務協公論已給事孫應奎劾獻夫私其鄉人冼光及澤獻夫乞罷不從八月時給事中饒秀劾給事中薛甲阿附大臣反噬羣寮明爲璁獻夫杜塞言路不忠章下[illegible]

部獻夫知衆論不與乞罷 上從之十年六月召爲武英殿大
學士初獻夫歸肆遣行人蔡叡召之還部叡及門獻夫潛入西
樵山以疾辭 上復遣官趣之來朕將別用之獻夫怡然就道
及抵潞河疏乞旬日攝養 帝知其意故有是命已而廣東僉
事龔大稔奏獻夫在鄉强奪民山獻夫疏辨大稔罷去十一年
七月吏部尚書王瓊卒 詔獻夫兼領部事獻夫薦王道張珩
可大用 上命量予翰林春坊官十月御史馮恩因陳言悉數
張孚敬獻夫右都汪鋐之奸且謂孚敬之奸久露獻夫鋐之奸
不測又謂孚敬爲根本之彗鋐爲腹心之彗獻夫爲門庭之彗
又謂孚敬鋐獻夫適子也恩孽子也焉有適子逆父孽子猶持

敬兄之理乞斬三奸以正不孝父之罪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
上械繫恩十六年四月　上幸南内召孚敬獻夫共閲馬　上製
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命各和復召遊觀西苑各賜酒食詩扇
花　上製古樂府七言絶五言絶各一命各和六月罷本年卒
贈太保謚文襄
夏言字公謹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人正德丁丑進士十六年任
兵科給事中上疏謂正德年間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
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得　旨命查革因疏　太
祖開天建功元臣封公者六人封侯止二十八人　文皇帝時
封拜亦不滿十餘人中官弟姪封拜之濫未有如先朝者賞錙

構逆實逆璫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陸
闇魏彬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
英俱各封伯其他加都督都指揮者不下數十人今遵詔俱査
革合行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凡正德年間巧立名色陞授者三
千一百九十九員部覆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嘉靖二
年以査勘莊田畢陳四事其一言各宮原無莊田以宮壼與閭
閻爭利不雅請以附郭改爲親蠶廠公桑園其餘一切改爲官
地歲收子粒銀兩戸部轉解分進各宮其二言勳戚奏討無厭請
定爲中制量給其三言査勘各項田土俱退還侵占開豁荒鹻
覆覈實之數一準新冊所司出給由帖以便徵收其四言山東

河南奏例開墾之地多被奸徒投獻王府及勢家宜一切差官查勘禁革戶部覆議得　旨各宮莊田子粒銀兩仍解部年終類進頃畝止照新田改爲官地不必稱皇莊皇親侯伯及在外王府除見年管業不動外以後不許受獻侵占民業禁革事宜如擬曉諭懲治其親黨處所禮部議處時傳旨以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蕭奉夫人弟顧錦爲錦衣世千戶管事言以大違祖訓爭之不報　年陞禮科左　年陞兵科都給事中八年改吏科命覈河南巡撫潘塤平潞州盜功奏青羊以險固宜割壺關潞城黎城爲平順縣升潞州爲府從之六月溫州逃兵縛永嘉主簿脅通判強索庫金三千兩府衛不能制又海寇掠寧紹諸郡

浙東大擾而江陰寇倭仲金聚沙墕磔殺主簿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許控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從之十月雲南巡撫歐陽重覈衛軍冒伍者餼餉致衆怨譁譟巡按劉臬劾之併及太監杜唐黔國沐紹勳 上令重致仕臬劾太過補外言疏軍卒一呼而撫按皆罷紀綱法度人將謂何一貫生尾大不掉之憂唐季藩鎮跋扈之患所當預防 上切責之十二月北虜寇大同諸關本兵推左都王憲討之憲抗言峻拒言劾之削籍九年言疏古者祀天於南郊祭地於方澤兆於南郊瘞於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合祀之不經乞賜集議以求至當 上嘉納之賜四

品服霍韜見言郊蠶議合疏言親蠶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
遺言書謂祖宗定制不可改周禮爲王莽僞書宋儒爲夢語言
得書飛章劾之　上怒韜懷奸蓄詐械送院議罪命羣臣條奏
郊典言又以各科缺人奏請補足本年以言爲協院左僉都御
史疏言貪緣　上責御史言辭不拜時甘肅有巡撫督儲二都
御史會巡撫乞休而寧夏亦缺巡撫部欲以督儲趙載兼之言
疏甘肅孤懸河外災傷疊見難容兩都御史寧夏相去二千里
機宜無兼攝理宜以載巡撫甘肅兼督儲寧夏另推從之十月
勑修祀儀盛典以言爲少詹事兼學士兼都給事中蔡修十年
七月太常卿彭澤覬吏部左侍郎徐縉缺計去縉吏部以澤名

上　上意屬言不允濬欲傾言會行人司正薛侃草疏云祖宗
分封宗室留親王一人司香名曰守城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
迎取入京濬見給歸以白張孚敬曰此侃疏夏言所草也孚敬
愕然濬復侃曰相君深羨趣上之孚敬密疏出言所畫　上怒
逮侃召孚敬問狀對如初以試言問可否言對前星方耀此論
不可行　上猶疑詐命出對訊言不知仍就列聽訊時右都江
鋐司寇許瓚方杜門孚敬趣出助已首詰侃曰孰使為之侃曰
我自為之孚敬曰聞夏言主畫侃曰言不知乃彭濬云相君令
上耳鋐大噱曰言實主之何得謂無吾與爾矢諸神言不勝逐
大詈曰奸賊爾主此反以陷忠良也與孚敬同入奏閣者并納

各草疏上項之命逮言諭勿拷掠侃訊迫但曰言實不預見此草惟歐陽德黃宗明及吾弟僑科臣孫應奎葉洪曹汴面斥孚敬憸壬劾之孚敬乃奏逮德等及奎洪汴同訊侃備嘗諸毒乃曰必欲扳言當矢諸天尚書梁材等知言不預明日彗出東井
上知言冤命司禮太監張佐訊之而令孚敬勿至訊所澤見孚敬不至不敢復誣言侃對簿云假鍊非聖朝美事萬死惟侃爲之
聖明爲太傅所誤侃愚宜爲澤所賣佐等以聞　旨下言不預知何爲擊案喧詬忿爲誣陷所激特赦不問澤戍邊衛餘處分有差本年陞禮部左侍郎未幾陞禮部尚書十一年正月上欲復古大禘禮以尊　德祖言曰祖廟固以德祖爲始祖矣今又

爲大祫以統羣廟之主矣大禘之祭又可以德祖爲所自出之
帝乎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既無所考如李唐之祖聃尤
屬不經臣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葢太祖始有天
下實昭代之始祖也　上深然之廖道南曰我明始姓爲顓頊
之後宜祖顓頊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
禘德祖爲當言復辯之不決復議秋報大雩禮二月　上幸南
內睹世廟有感作詩賜言　上召輔臣議復古七廟太廟寢祧
一如故惟度地以建羣廟言以地不能容卽廟成而冠服佩玉循
一迂曲之途遍歷羣廟日亦不足或謂羣廟可撤則終無對越之
時間日一廟則十四日方遍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

上曰朕於天地百神皆正祀典而太廟乃不復古乎言惶懼從命

四月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舊典備載今土魯番投檄幾二百人以索牙木蘭爲詞要賞不貲宜勑撫臣查酌定數勿貪納欵之名失禦夷之策上允之十二年大同兵變 上用言議靖之十三年二月進少保六月南京太廟災 上欲更建言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廟災皇天監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可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悅令南廟但周以垣特祀從奉先殿十四年上言請定九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 上從之幸南内召學敬時鉉言勛同遊各作奉制記樂賦獻上亦作一詩一序刊示

給事中楊僎請加恩建文死節諸臣言褒諸臣誤國悖正文皇所討僎新進未諳大義上怒其狂率原之霍韜與言有隙劾言與李充嫺共爲奸黨受費完賄排擯劉淑相爲費宏請謚增減名實文憲謚犯　憲宗廟號應斬言辨云成周之世晉文衛武我朝宋濂彭時謚忠宣許進恭毅所犯何居上慰留之　上欲撰壽城奉皇太后謁萬壽山陵李時言郭勛等扈從言帳火延勛時俱燼言所收奏章五通焚毀日汎舟西湖上製賦命和言失謝上責之五月上循先朝故事汎舟西苑李時郭勛與言侍行主客郎中陳箎精膳員外楊儀銓司以劣補外言疏留之上命仍原官順天通判費完凌轢府尹劉淑相相劾完因及言上

怒置淑相獄言官劾言言求去上慰留之十月 上諭言曰朕思皇考廟名未安百世不遷名曰文世室皇考必且敦讓朕非敢儉於親恐貽後議欲止稱獻皇帝廟言疏按禮有功德者別立廟祀若周之文武世室是也皇考篤生皇上比商周契稷後有聖帝必稱世宗皇考必不敢當況世之上不冠以謚世之下不承以宗考之前古亦所未聞欽定獻皇帝廟義明禮正誠萬世之公議上從之命付史館時湛若水纂二禮經傳測上獻言詆其以典禮爲經與孔言戾不可示後允之十一月言據程頤議詔臣民冬至得祀始祖行之十二月以言爲武英殿大學士領機務十六年言疏禮有功宗之祀漢宋皆祭文臣如魏徵李

況我朝開創止祀武臣仁宗以後雖無武功翊贊治平豈無勳
李之儔乞下廷議有功在當時澤及後世者以俟上命不許十
七年十二月李時卒進言爲華蓋殿大學士十八年正月加少
師初上命言選宮寮以被劾罷時言草留守勅至回鑾日方
進上曰爾所職何事今日方呈草耶及密奏上不以賜印緘之
上怒曰言自小臣不次擢用乃欺慢不恭日選宮寮不愜人望
密疏不鈐賜印其歷年諭劄印章納還毋匿言奏聖劄皆親灑
宸翰印記特賜褒嘉乞仍賜臣願加罪謫上曰言既實君命不
以自呈必有蠹壞禮官其括進草勅階少師以尚書致仕言乃
括送禮部行至潞河召還爲少傅復入內閣二十年大計有忝

政王慎中以江西督學見惡於言銓司置之落級旨下竟削籍八月以議皇太子爲其母服誤上罷之十月奏禦虜十四策且曰臣甫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不敢避嫌上曰言既有忠謀何乃堅於自適復命以少傅入閣二十一年言以九載考滿特進上柱國少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宣大總督翟鵬奏請邊餉言謂繼祖冒積芻粟尚存豈得遽匱令覈之因罷鵬官革總督七月日食時上以香葉巾皮帛履賜言不受上怒之令閒住二十四年十二月復召言入閣門下士有諷之勿出者言不應二十七年正月言以位望居嚴嵩上再入大不相得而錦衣陸炳嘗爲言所持因相結以圖言因山崩之異疏言曾銑開

邉釁禍不可測言從中主致悞國是　上心動言力辯不聽
命廷臣集議謂言輕信謬計擬旨復套　上怒奪師傅以尚書
致仕時仇鸞知　上旨詐曾銑謀國不忠徃年延慶定遼失律
行賄萬金介蘇綱通言得免鎮撫司鞫上具如鸞語及逮言至
上疏自理爲嚴嵩所陷刑部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當銑所犯扶
同律言妻蘇氏請代死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亟遣之十月竟
斬於西市言豪邁辯博果於有爲文章政事卓有可觀竟以驕
傲致禍後　詔復其官
顧鼎臣字九和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弘治乙丑舉進士第一
授翰林院修撰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春

坊諭德歷十餘歲 世廟即位之六年以病痊起復原職首被
知遇簡侍 經筵日講進翰林院學士 上懋崇聖學日親儒
臣討論經史鼎臣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
嘉悅諭輔臣曰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為正心之助
上迺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註視聽言動四箴及製敬一箴
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刻五箴以示學者
上又曰洪範一書於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實為親切令鼎臣分
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為務學求治之助復慮詞
訓繁多 命鼎臣撰次節略以進舊例每寒月免講 上以洪
範未終篇乃不輟講 詔免鼎臣常參專直講讀 上素先聖

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而數 御西室召鼎臣等十臣令敷
奏經義鼎臣撰中庸首章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
功化之極不可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
命輔臣及鼎臣坐講周書無逸篇七年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九年命掌府
事十年陞禮部右侍郎十一年晉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禮部
尚書俱掌詹事府事尋加太子太保兩被 旨教庶吉士於翰
林院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鼎臣始也戊戌八月 勑鼎
臣以太子太保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隆被
賜 宸翰經籍銀幣玉帶麒麟飛魚之服多不可悉紀己亥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 車駕將幸承天
勑鼎臣居守京師鼎臣條奏軍國重計七事 上悉從其請 賜
印記一其文曰經幃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
重寄宜欽承之鼎臣不請事體多出告示爲士夫所訕笑明年
感疾久不瘥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贈太保謚文康遣行人
護喪還鼎臣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奉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
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
使賑䘏而鼎臣生長東南見財賦日竭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
但素行不檢屢經給事中丘九仞等劾訕晚歲履政府不能有
爲奢淫縱樂以終其身云

嚴嵩字惟中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幼以神童名弘治乙丑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退居林下十餘年博稽羣籍印正於心正
德十六年進侍講學士署南京翰林院事嘉靖四年陞國子監
祭酒七年陞禮部右侍郎八年轉左十年改吏部左本年陞南
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改南京吏部十五年改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掌院事本年出理禮部事十六年九月應天進鄉試錄
嵩與大學士夏言劾其策問郊祀語多譏訕且同考官不書名
大不敬　命逮典試江汝璧歐陽衢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許應試嵩又摘廣東試錄語多不經聖謨𠆸懿混入無別稱
陳白沙倫遷岡等號非君前臣名之義文詞詭異尤甚　上怒

逮巡按余光詔獄餘行巡撫郎訊十七年通州同知豐坊言宜
建明堂尊　皇考爲宗以配上帝嵩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今
大祀殿應古方位明堂不必更建侑享之禮詩傳云人成形於
父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唐宋莫不由之錢公輔司馬光又
主祖宗之有功德者今以功則宜　文皇以親則宜　皇考若
稱宗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以示夏言言不敢對　上曰明
堂秋享宜奉天殿行之　皇考稱宗烏在其爲不宜嵩乃言考
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　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
納之秋七月上以太宗功同開刱當稱祖以別之嵩曰古者祖
有功宗有德漢有二祖皆以開造我　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

焉稱祖聖見允當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者唐十一世而九室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合祭同位今 皇考孝宗宜同一廟蓋四時之廟禰爲獨親 太祖即位 仁祖以布衣享天子之祀 皇考可獨缺乎奏下臣工僉然 命各擬廟號進上十八年四月 上幸太峪山召嵩諭曰大峪地勢空淒豈如純德山完美護奉慈宮南祔以禮書護從時御史桑喬劾嵩選擇字諸生皆以賄成嵩乞罷 上曰卿疏云今日爲人臣者皆覬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獨勞此言已盡不必更辭可盡心贊理以副簡任科臣胡汝霖復劾嵩飾詐强辨有傷大體 上令大臣勿得自辨十九年雲南巡按謝瑜劾

嵩爲桑喬所論不思自咎佞詞巧辯謂脅議明堂邑蹕南幸爲諸臣所嫉以揚巳功激聖怒嵩之可論若選諸生宗藩陳乞入賄始覆賚部官役亦索重賄收買童女歌舞或待價轉沽非宗伯體報聞二十年七月交城王絕嗣副將軍表柟以重賄餽嵩謀襲嵩爲題覆巳得 旨邏者得其狀以聞鞫實給事史各戍邊時永壽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㙛爭立賂嵩亦爲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臺臣交劾嵩奸貪狀 上曰表柟惟燱令所司覈之嵩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八月進少保兼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八月以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機務科臣沈良才劾嵩貪淫猾惡南科王燁御史陳紹等各疏劾不報二十二

年三月嵩以陵工完請以淸明日詣陵行春享禮從之時閣臣
翟鑾以位望先嵩構郤科臣周怡言大臣有動色之言則下有
攻鬬之禍鑾嵩憑藉寵靈市恩修怨在閣則違言失色見 帝
則私陳背詆安能協恭以事上而風下 上曰怡謂羣臣不和
負君兆禍良是第立心訕上謂朕不能和德於上耳下怡獄會
吏部言鑾嵩囑託事 上皆不問二十三年加少傅二十四年
晉少師十二月夏言以原官再起嵩讓居首二十六年科臣馬
錫劾戶部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鹽司賄收納銀色不足 上
下杲獄科臣厲汝進等劾嚴子世蕃等有請託宜竄治嵩疏汝
進欲以贓汚䘖臣故借臣子世蕃巧詆 上批汝進等意欲開

釋杲杖貶外二十七年時貴溪當國位嵩上大不相能又錦衣陸炳嘗爲言所持銜之遂深相結以圖言因山崩之異疏言銑輕議復套開邊啟釁言從中主致誤國是　上心動言力辯不聽令廷臣會議奪言師傅以尚書致仕復逮言至當銑所犯符同律會虜入宣府寇居庸嵩乘間言虜以復套故報復不休
上怒竟殺言甚異冤云二十九年　廷試唐汝楫係太宰龍子以嵩力得占一甲第一人情大駭四月刑部尚書劉訒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才奏王聯以死囚奏訐誣罔纘宗詩詞無謗訕嵩訐云訒以同里故黨纘宗　上曰既頌美何云湘衍英皇廷杖纘宗與訒俱削籍以嵩對制平獄公忠可嘉命兼支大學士

俸刑部郎徐學詩言外攘在修內治而內修在正本源大學士嵩政本也陰險貪黷內結勳貴外比羣小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營自固投隙乘機足以立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强辯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闕失私交密會令色甘言足以結人歡心而緘其口舌論之者往往陰中於陞除考覈之間如王燁陳瑲謝瑜童漢臣者皆 聖恩所寬而今安在哉 上以乘機報復下獄削籍三十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夏邦謨承受順指通賄狀上以鍊在縣不檢被調自揣考察當黜肆誆沽名捕治為民九月上諭嵩悉改仇鸞所置戎政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八罪 上怒

其狂率謫之兵部員外楊繼盛劾嵩顓政十罪一謂嵩偃然以丞相自居二謂以擬旨竊弄威福三謂　陛下有善卽播之於衆曰自我成之至刊　御劄以揜君上之治功四謂擬旨皆子世蕃與義子趙文華共議縱奸子之僭竊五謂令孫效忠妄冒邊功以歐陽必進總督平江伯陳珪總兵黃如桂巡按妄奏首功得錦衣千戶六謂逆鸞以貪虐論華嵩薦居大將及將敗始排之以飾前愆七謂虜入內地嵩令丁汝夔勿戰恐敗不可掩阻誤軍機八謂郎中徐學詩科臣厲汝進以劾嵩奪官謫降又以大計報復專黜陟之大柄九謂吏兵選除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朘削有司多貪酷十謂嵩諂媚以事上貪汚以率下天下

化之以守法爲固滯以彌縫爲通敏廉介爲矯激奔趨爲練達壞天下之風俗又有五奸以濟此十惡　陛下左右皆嵩之間諜故　陛下之愛憎言動嵩皆預知逢迎奸一　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皆先上副封王宗茂疏截之五日方上爲嵩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事則與帥結姻奸三畏臺諫有言非出其門并通賄者不得與徵取而登拜差發則飲宴餞遺有愛憎則授意論列緘默苟同者皆得華顯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嵩慮部臣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才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　陛下察其奸或召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之憲典輕則令致仕　上命執訊何爲引二王

盛曰非二王誰不畏嵩且二王懼敗家事當盡言耳 帝杖之
百論死時歐陽必進奏辨嚴効忠自功狀下兵部世蕃自具草
遺武選郎周冕令奏之冕以聞 上以冕挾私逮獄三十五年
十一月 上諭元輔嵩年逾七旬免廷賀惟入直西苑賜腰輿
蕃異數云三十七年正月御史路楷勘上去秋虜犯應州總督
楊順率胡鎮等擊敗之乞敘順等功以失事委之守臣乞治諸
臣罪盡反前奏顛倒是非蕃嵩父子主之也三月 上以邊報
告急財用缺乏以問嵩嵩言今帑藏雖匱然天下之財大有可
通變足用者若革冗裁贅追補折解叫呼間可得數百萬願詔
討之臣束手無策不能措畫請下令羣臣各言生財之略令議

秉行臣御大同鎮守怯懦而督撫不和外間咸謂鎮巡當亟易
旨下戶部兵部行之時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劾總督宣大侍郎楊
順貴財冒功損威受侮巡按路楷受賂欺罔尚書許論雷同附
和 上以問嵩時來之疏是與非與嵩對順在大同亦肯任事
近日右衛盡力支持但處夷婦一節初焉周章解京旣又取回
要賞台吉縛送丘富富未得而本婦逃此順之罪其意恐惹事
端殊不知與之亦搶不與亦搶所據果失當故言官風聞論之
其路楷受賄有無未可知順楷俱當革任但今虜事方急順宜
姑戴罪防禦楷革任所劾事情行勘問 上曰時來之言未可
盡謂聞風卽夷婦可例之聞順亦常才將旣更督者當同之令

江東急去暫管順指拿問許論亦宜改用卿同在直諸臣議之

嵩惶恐請　上斷行之科臣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劾嵩納賄誤國狀時來謂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進退悉出其手又私令子世蕃入直票擬章奏納賄招權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楊順吳嘉會皆剝民膏以市私交虛官帑以實姦竇翀疏謂嵩於督撫將士進不擇才賞不論功修築不覈實掩敗為功以人為逝惟賄是視壞備邊之政戶部錢糧半入嵩家家奴永年富數十萬壞理財之政取朝廷名器為己騙局或以二三千謂美官或以七八百得與選險詐足以傾人惑世力辨足以濟惡亂正傳策疏謂嵩富於內藏吏兵選官將辦入門任與

填從衛宋爲文管家方祥爲武管家楙木劉伯躍提督趙文華
侵盜官銀歲時浸潤藩臬諸司効尤　上怒令究主使俱論戍
烟瘴嵩乞罷　上優詔不允時大同右衛圍急　上以問嵩嵩
欲棄之難於發言以本兵知彼中事對許論爲難詞欲　上自
棄之　上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將吏卒保無虞六月時給事
中劉祜劾福建提督阮鶚十罪　上命械之嵩言於刑部尚書
鄭曉爲之解請薄其罪　上怒解黜爲民八月嵩言近大同頗
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於此時發銀糴買備下年軍餉一倍可
得三倍之利若延至春米貴銀三兩纔得米一石今年右衛可
鑒也從之九月　上因薊鎮專事徵發不行練兵致兵馬缺弱

因問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人建白嵩對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七年始調許太郤永領邊兵殺流賊繼而江彬統宣大邊兵扈南巡識者謂使此輩輕京軍單弱必生驕横隨有大同叛軍之變禍實始此庚戌後逆鸞奏遣御史分往各邊調兵入衛每歲十八枝鸞自領防護京陵未曰守薊鎮也至何棟奏練兵未完暫借二枝待練完即撤後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擺又將遼東全鎮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遼搶掠一空調邊兵又由此始年復一年調之不已由薊鎮邊備廢久因循今　聖諭及此仰窺　睿思深遠矣

上以光祿寺歲用三十六萬疑有乾沒下禮部問狀以諭內閣嵩

對祖宗時光祿寺除米豆等項徵解本色外歲額銀二十四萬
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貯四郊興工曾借至數十萬節年
加添至三十二三年用至四十萬近減至三十六萬　聖諭謂
先年茶飯及上供膳品各減省其花費欺隱可知臣聞冒費之
弊多端而大者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莫敢究
其真僞一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或事已完而尚
支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今須令
該寺將節年歲用之費冒濫之件明白具奏悉加釐正既光祿
寺括一歲費出之數上之內列上膳及皇壇供品一一復以無
細開之數且皇壇之用并日辦品物俱是朕前銀兩不係該寺

錢糧侵冒明矣今令後每月將逐日支費具揭進覽諭內閣嵩
奏錢糧無細開數其平日亦漫然支發所以回奏不明阜增等
用俱出御前侵冒可知查得會典凡光祿寺供用物料月差御
史一員照刷具奏又一款內府尚寶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上
用諸物開寫其日於光祿寺取其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進
本寺仍置簿登記歲終稽查乞查復舊規申明舉行　上降旨
切責命歲差御史一員月籍該寺支費進覽歲以為常經費少
省三十八年正月大學士徐階言嵩年登八十本朝閣臣實所
未有　上曰嵩年高佐朕愈盡忠謹贊事上玄竭赤匪懈詔免
直出入乘肩輿歲支伯爵賜銀百兩綵幣八表裏寶鈔羊酒仍

宴禮部嵩辭伯祿部宴曰臣前兼支二俸寵祿踰涯況該寺缺乏尤宜節省 上溫詔聽辭舊支二俸及宴已從部請如靖遠伯王驥例歲給祿米一千二百石本色八百於太倉銀庫關支折色京庫支 詔可二月嵩奏昨令御史聚光祿寺錢糧二月之間省銀二萬二千二百餘兩計歲可省十七八萬然在直諸臣日賜酒饌三卓計銀二兩餘臣等各有常祿常供請悉停罷
上曰卿等奏省自近始准日減三之二四十年二月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言即同不食 上以禮部不合救護禮科失糾住科首俸餘奪俸半年嵩言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 上曰卿此言敬天慎禮正法之謂本在尊官科首改罰兩月餘有之

部罪姑記閏五月夫人歐陽氏卒　上賜葬祭遣官護送時嵩子世蕃不欲歸嵩以情言謂已老耄一日不可離世蕃　上特旨留侍養不必守制令伊孫鵠護歸嵩辭謝　上曰卿宜以國事為重勉抑衷情嵩因言謹遵旨留侍不敢任官報聞時工部歐陽必進已改左都嵩令吏部題缺會推欲用所私　上怒曰雷禮見任尚書何又更用私人令太監黃錦取工部本批着雷禮掌管十一月萬壽宮災　上以　成祖受命之地諭內閣徐階此地不可一日延必作新仰承天命且謂此居朕安處五十年非乾清日驚恐比令示工部拆舊命黃錦擇近殿房與尚書禮宿直督工嵩大言曰無命而宿大內無旨而拆除何太勝若

此文書房日出上命乃語塞復諭嵩我取某日與工階謂可着
禮親督嵩回奏　上燭其情惡之四十一年二月　上急工尚
書禮請分工責成以嵩孫紹庭巡緝嵩謂不派伊孫工請以男
世蕃協理　御批孫已巡緝又加何差伊男避吉務且目疾亦
不宜工作當自惜焉因騰謗　上不聽會工完　上令開効勞
本上嵩批該部查例來看　上大怒問嚴嵩我朝燒壽宮幾次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嵩子世蕃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一開選則
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
選法大壞市道公行主事項治元以萬二千而轉吏部舉人潘
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以司屬末職其賄若此卿尹方

岳又何所涯涘交通剛節者不下百人而子鵠鵠又及王中書
羅龍文為甚尹世蕃之腹心士夫稱為鶴山先生每晡年率十
取其一遇嵩生日輒獻萬金僕役尊大奢侈若是主嘗何如嵩
田宅遍南京儀揚以僕嚴年主之怙勢肆害民怨入骨猶有異
者世蕃居憂狎客出宴擁姬歌舞日以繼夕為鬼神所厭扶其
目鵠侍祖母喪有同奇貨驕擾需索諸司望風奉承民窮財盡
實由於此請斬世蕃首懸之高竿以戒不忠不孝罷嵩以清政
本　上曰嵩小心忠順祇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
怨久矣郡一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
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有司歲給祿米一百石疏內有名

人犯送鎮撫司拷訊先是　上聞世蕃居喪淫縱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得幸　上神之一日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爲箕仙言嵩父子弄權　上疎嵩日親大學士徐階廷臣多知之故應龍疏入稱　旨下世蕃等於獄謫戍雷州四十三年南道御史林潤初考選時以貌陋鄢懋卿鄙之不得與選以千金干世蕃得南道及嵩敗欲以自別托袁州府推官郭諫臣廉其事會入謁奴匠輩偃蹇不知畏諫臣銜之摭拾其侵占強橫以告潤奏之指爲謀逆命潤逮之至京法司擬以謀叛處決籍沒株蔓及於一省嵩削爲民

許讚字廷美河南河南府靈寶縣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襄

毅進之子也進生八子伯曰詔鄉貢士次誥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諡莊敏次郎讚次記詩工部主事次詞鹽運使次誌青城尹次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焉讚生穎異弱不好弄十歲通戴氏經力學強記平時手不釋卷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五明年舉進士戊午授大名府推官以明法舉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去比曉劉姓者負薪售諸市途拾其血刃置薪中邏者執以告拷掠之遂誣服讚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不秘形跡者乃榜市曰劉某殺人已服罪有能得其首者重賞遂得殺人者一訊即服乃釋負薪者郡稱神明焉方士妄以妖言誣讐家詞連開州民李志且旁引十餘人

孝志素儈者譖曰志且寃矣況濫及其他乎執捕細究已而方士果坐誣死壬戌徵拜陜西道御史乙丑以疾歸正德丙寅復入爲御史戊辰襄毅公入位冢宰以例改翰林院編修閹瑾諂主鈇鉗織士類襄毅素不附瑾瑾銜之遂矯旨罷襄毅莊敏調全州判官讀調臨淄尹庚午丁襄毅憂瑾誅起復陞浙江僉事孝豐寇湯毛九集衆陷城邑乃分地畫籌元兇就擒戊寅陞副使巡視海道會宸濠反兩浙戒嚴潛募丁壯扼險要待之民恃安焉己卯改山西提學校士先理道而後詞章每試畢必進諸生於庭下論身心之要晉人士自是斌斌焉知向道矣辛巳陞四川參政酉陽土酋搆兵累歲不能平往出數語折之一酋稽

首服兵罷嘉靖癸未陞按察使平反寃獄脫死籍者數十人甲
申陞浙江布政使乙酉轉左布政使浙賦繁重吏胥緣爲奸乃
摘發其尤者置於法宿弊無藏焉一應織造顏料發銀府縣擇
大戶給領限完不由本司其府縣文移註爲號數循序散給杭
人有許不解担之謠丁亥陞光祿寺卿瀕行以羨銀三千付汪
公鋐汪私歎不已至比之於楊公四知旣而陞刑部右侍郎尋
爲左侍郎時勳貴郭勛恃權寵擅繫邊官取充戍人犯爲臺諫
所論劾下刑部鞫之勳貴人恃勢無敢決者讃上疏曰明法所
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行法於貴近可爲尊　朝廷乎
上特允之獄乃成戊子陞本部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讃上疏曰

分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衷　請愼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袁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怙權璫韋霦之勢矯　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聞屬訊理權者日偵伺鼓譟爲挾持計讃不爲動竟寘恭重典棍徒董原李糾挾詐張皇覬不遂奏張乞斷　萬壽山龍脉諸違法事及奏內閣并郎署官員數十人受張賍計數萬公辯析其賍諸臣賴焉當是時復有總旗相虎等奏太監張永弟指揮張容交結輔臣楊邃菴潛通賄賂軍人李福奏太監崔文姪都司崔昂誆騙商賈大壞鹽法舍餘羅佑奏張祿及通內臣陳德范杲等混賴沒官賍物及勳衛徐光祀威力制人生員張紳

冑爲大臣監生錢瀚妄議　朝政薛侃迎親藩之議詹啟評銓部之詞皆事關國紀讀悉據法讞之不少徇庚寅改戶部尚書河南軍餉舊充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他鎮者讀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令增役創置勞費且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最者讀曰預備既有倉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勿從便會諸省類報災傷公條議救荒便宜因條鹽法在減價革勸罰量地免搭配以寬報邊之商餘鹽不過正數下商免其附帶以制餘鹽之濫兵部議與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兩讀曰兵弱虜强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及論內府供億海戶冒濫宗室祿米十餘事俱報可御史郭弘化疏請止採珠公

且覆以憂天變憫民窮廣　聖心乞　俯從其請太監奏各馬
房香火地土不敷供支乞照舊增添四十頃公指摘循襲積弊
請　肯戒飭竟未增一畝凡所規措務循舊則數報罷新議曰
毋徒狥名貽害也壬辰以二品考滿蔭子與爲國子生甲午聞
高太夫人病疏乞終養不允令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十五
年丙申吏部缺尚書　廷推數人　上皆不許特召起之俟服
闋莅事既至乃上疏決壅滯公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法
抑奔競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丁酉以六年考績加太子太保已
亥冊　大禮成加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飭程途以保　聖
躬　上褒答勞錫之舉人盧綱訐知府孫存張一厚詞連部院

撫巡　上震怒行巡按械繫下部院議公執奏差官就彼會勘
以免大難　上允行之　東宮應設官僚四十餘員有求進者
公毅然拒之曰輔導東宮須端人正士今一講之郎是奔競何
以充選集衆議僉同乃擬數人推上以是輔臣銜甚辛丑　九
廟災引咎乞罷詞甚切　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從其請而
意不釋吏部復缺尚書　廷推數人又不許仍起莅事至則條
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壬寅銜公者以災異免公侃
侃引去素以用人圖治爲已任　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
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公考察公叅稽輿論擇巡撫脂韋慣法
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乖風紀并建白無閗冗

牘可厭者擬黜謫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念人才嘗愛惜
有孤特自立爲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前後薦起十餘人
善容人過釋私怨或以言犯公如南科給事中曾鈞等以其資
深敢言不次敘陞其甄别流品南北各定所宜除目一下人人
稱平方面以上或以儀通問舉人監生謁選或由私徑營美缺
必當衆發其私竟抑壓示懲每大計吏治雖憑考語猶跡行履
若官常素守爲上官所刺必留之存心險詐干清議雖考無貶
詞不曲貸甲辰春考察外官有一二巧宦竊虚稱公欲黜之都
院不從公指而言曰今爲公等留此人異日害人誤國㣲吾類
雖悔無及後果如公言丙辰以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尋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乙巳　太廟成加少傅歲冬銜公
者復起柄政意欲搖公公嘗以盈滿爲懼連疏乞休忤　旨令
閑住歸出賜金遍惠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山川
壇歲旦暨　聖節必扶掖北嚮稽首祝賀不少廢疾革謂諸子
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凉德受　主上寵甚渥知甚
深故數履危機卒賴保全今已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
卒年七十有六讃歷官五十餘年晚荷隆遇凡大典禮多　遣
命將事其錫予飛魚服銀瓢彩帶及白金綺幣不可勝紀讃德
性温粹意氣凝定坦夷康樂而涇渭不淆直率徑情而應變無
窮莅官翼翼小心以不欺不怠爲主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

憑臆决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録於心不拘
疏逖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
量之嚴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子
姓秪嚴訓閉門息嚣無敢以私入僕從穿短衣如農家粧士夫
羨公家法不釋口平生寡慾於古稀之年猶作細楷歛暇閲經
史典籍老而不倦所著有松臯集續集諸史私論五經臆説諸
曹奏議若干卷卒贈少師謚文簡
張璧字崇象湖廣荆州府石首縣人祖子言由進士歷廣西僉
事父維舉鄉薦歷山西叅政璧蚤擢省闈屢試南宫不利益肆
力問學晝夜探索僑寓京邸起居服食人所不堪時學士劉五

清汪石潭有聲詞垣璧皆師友切磨二公每語人曰是當鳴世才也辛未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清宮災璧上修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　世廟龍飛首開經筵璧進侍讀每進講器貌端肅儀矩偉然敷陳古訓明剴切時司寇林見素以事待罪璧講君使臣以禮有耆德舊臣當加敬禮之語　上爲之改容四年六月内陞左春坊兼左諭德出典南畿文衡六年十月陞侍讀學士管撰文官誥勅兼修御札充經筵日講官欽賜四品服色七年十二月丁父憂九年八月授服十二年五月復除翰林院侍讀學士照舊管撰文官誥勅兼修御札充經筵日講官十四年主考禮闈五月陞太常寺卿兼翰

林侍讀學士掌管院事十五年九月欽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佐理部事日講等項照舊十六年二月陞本部左侍郎十八年
二月奉　欽依兼詹事府少詹事三月降俸二級庚子南京大
宗伯員缺　詔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以請上特授璧璧廉謹
自持於凡宿弊剪除而振飭之二十二年癸卯召還禮部適議
建　太廟羣論紛紜璧酌議以對制遂定欽天太醫院率多冗
員順天鄉舉舊多冐籍璧奏黜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二十三
年甲辰會內閣員缺璧與河南許公讃一時並用進兼東閣大
學士二十四年加太子太保頃之病瘧不能視事　上遣御醫
胗視中使齎賜粥米牲豚諸物存問疾竟弗已卒於宣里第享

齡七十有一璧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恂與物無競天下稱爲
長者期其大用以弼成休養惇大之治而溘然以逝士論惜焉
自講筵迄於拜相其間白金文綺銀瓢錦袋及經籍之賜多弗
可悉紀累荷遺祭分獻代拜陪祀之命而賜見　皇太子於臨
保室尤爲異典云卒贈少保謚文簡
張治字文邦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其先出江右永新自公高
祖播始徙茶陵公之未娠也母譚淑人夢大鳥憂雲下朱顱玄
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入娠已而驚寤公父伯誠曰此鶴祥也
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采異特甫七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
辭屬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揣所及者知州會稽董豫大奇之

徑白督學官補充州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吉即曉析旁及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爲文蔚如也及鄞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玆非劉坦齋李西涯匹耶正德丙子舉於鄉丁外艱庚辰舉南宮第一州有龍化湖舊有讖云龍湖坼榜元出公嘗慭而樂之因號龍湖及計偕北上湖忽暵涸龜裂果符應是年 車駕南狩辛巳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充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修會兵部主事霍韜奏稱兩京堂上官及翰林臺諫履任半年各舉一人自代公以知人爲聖哲所難請改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乘田委吏不爲約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爲豐識

者知其志存經濟不徒文章致身也七年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賛善公以未滿考貤封格於例願守舊職待封疏再入上特畀封不允辭益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譚淑人堂下不數日譚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先生以大義勸之廼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餘風並崇彫琢日入於弊公崇渾黜浮時稱為得人十四年同考會試十五年重書寶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逆命絕譯貢乞師征討 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略者令宣諭 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

不煩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公喜盤錯自別乃躍然應
詔曰丈夫志在萬里如安南如履堂奥耳詎株守一職爲章句
儒耶未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
試南士益知所宗不迷趨向明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
召改吏部右侍郎公遇事斤斤自信敢斷决銳然以辯正邪明
升黜爲大務及計吏治貴人嫉忤已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能
奪惡人趨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甘詞申
款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矩唐汚人之詩
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苟合於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
疏遠必欲延致之屢薦於太宰不以爲嫌嘗薦一二謫官太守

擬常調公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譎者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時直隸中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數少能以一眚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 命著爲令二十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二十五年提督四夷館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於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奏習爲之少變未幾奉詔教庶吉士每諭以立身大節其爲學期稽古識世務不落塵套有

一二浮靡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二
十七年拜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八年二月改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同南渠李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又　命公與南渠
及大宗伯徐少湖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
珎物亡算公遭際　聖明日夜亹亹思納善道以興太平誓不
營私不奸法不阿權貴有徇俗以贄通及以倖徑干者嚴詞峻
拒不假色遜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蹤承平日久中外
戰士雕落車馬刓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公對當
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思
以爲宿謀而釀成疽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潰倒如水決防而

天下乾耗經費無紀輒愀然歎曰噫士習靡則元氣瀉矣民財竭則精血竭矣其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年春　命復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益納牖無由而所以儆庶位者深矣卒之虜犯京師而一鏃莫施始服公非過慮云公自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上疏請告　上遣中使偕御醫往視賜內膳醪米　溫諭降問少間公曰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出供直八月以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是疲於承事疾加劇不可究極矣乃再疏　請告及虜人犯畿甸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虜涉會憊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李公問疾公疾不可為神志猶惺惺語不及一私十

四日竟卒長安西第嚴公命子治其喪先是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遊戲飄飄若出九閽覺而占之曰斯吾始娠之祥也殆將反化以歸乎已兆之矣訃聞 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少保諡文隱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待實自見雖博極羣書以文學為下科雅不嗜尚間著於文若詩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 詔修續會典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胥故牒并條例無稽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徵用無紀内府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厩馬今昔殊紀漫不可核與吏部郎考功郎夜分商確欲以事始為綱後之舉廢為目昭 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以備一代明良之迹

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旣洮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特其他如稽員數辨歲供考虛實之類毅然以身任之竟阨格不果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屈然胸中無畛域不喜爲逆億又不宿怨有犯而不校之風平生引薦善類如嗜飴然拯厄雪誣雖忤時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所爲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没平生奏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脫腐遠俗歸古典則凡存稿若干卷

呂本卽李本字汝立初號南渠晚更期齋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系出宋中丞誨之後誨孫億始居新昌八傳至貴義始居餘

姚子德玉嘗　國初定籍以聲訛爲李遂姓李至隆慶三年始疏復姓呂公幼而岐嶷謝文正公一見奇之曰此兒峭健有氣力異日遠到倍我遂留讀書於汝仇湖命子學士丕課之與鄒公絅諸公爕同業世以是稱文正爲知人嘉靖甲申謝學士攜之北上鉛山費文憲一見大奇之留與子同學乙酉歸以儒士高第試於鄉不第充弟子員戊子以遺才舉於鄉巳丑游太學大司成魏公校少司成林公時咸器重公壬辰第春官賜同進士出身是歲之十月　肅皇命李文康選吉士比　上閱卷見有彌封不啓者心疑私報罷編修程公文德請　親試於文華殿乃得呂懷等二十一人公與焉　上嘗問李公諸吉士誰可

大用者李公以公對當是時　肅皇已識公名矣比散館留爲
檢討乙未充會試同考官持節封　汝寧穎川二王便省其太
夫人暇與其門人講經義根極理域絕當途之交其冬奉楊太
夫人如京師丁酉充　經筵展書官校對　列聖御製文錄戊
戌充　廷試掌卷官已陞南國子司業當是時翰林外國子而
遠南幾次及者不欲行言於李文康謂汝立願往文康召公而
問焉對曰百官惟　朝廷使耳理無自擇且吾師在弟子雖南
猶宇下何稱遠耶遂拜而南所歷大司成關中馬公汝驥安福
鄒公守益懷安龔公用卿南海黃公佐金華程公文德五公者
迭用寬栗而公濟以中和所育材以千計人人自以爲得師至

其正誤㮄定序畢儆惰修紀條謂至今著爲㦤式壬寅公以考滿當赴京留太夫人於家太夫人病痺公侍湯藥不能去左右以所請故不得已一北上而歸踰歲不起官同官促之急適孤身之官會 太廟成因捧表入 賀覲太夫人於家公爲司業者自戊至於乙人詑以爲最久而公無幾微見於色公輔之期益重已乃改右中允視南院篆中允與司業皆六品得通考再滿赴京五月改左中允掌篆八月 上命公及右贊善吳公山典試於順天公首命題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稱 爾旨意錄文一一手疏又甚典 上大善而字標之竟篇乃已於是彌心嚮焉丁未充 廷試受卷官戊申陞南京祭酒隨改北已而

內閣請益置輔　上命廷推時推擇冢宰聞公淵等六人　上裁其事旨十日不下　特簡南冢宰張公治及公　命以少詹事兼學士入閣辦事公疏辭不允居閣中閒暇無事不欲過優逸手檢故牘作館閣漫錄續修大明會典充總裁官贊　召直無逸殿賜銀兩彩幣庚戌充　廷試讀卷官取桂林呂公調陽禮部上恩榮宴圖擬公坐次分宜擬坐於三品上　上特命坐於二品末蓋三品旁坐二品上坐　肅皇優禮儒碩而折衷典禮之精如此其秋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會大虜逼通州羣臣請見　上御永壽宮特召本與階因曰二卿久失相見禮公與徐公各致辭謝公因條禦虜之策　上稱善傳諭舉行虜

退後復上言薊昌等處暴骸可念乞掩埋蠲賑以收人心又乞
整飭營兵以善後圖　上趣所司議行辛亥禮臣請建儲　上
問公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以正國本　國家　東
宮諸王年十五則選婚制也顧　東宮諸王異禮今　二王已
長讀書選婚正其期亟宜正名如禮臣請　上以己酉春事爲
難己酉春事者謂　莊敬太子早世爲不利於儲也公又言天
授元良自有定數不可以槩論　上置之是歲考察京官　上
問考察及邊事公條對且言連日風霾虜情叵測要在豫備爲
急時咸寧侯仇鸞用事齮齕都御史商大節分其軍大節訟鸞
上怒謂秋防近而巧推避下詔獄及法司治當斬公言大節可原

律稱調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者斬而 上謫大節不過謂推避耳不宜當臨陣失機律不納駕又言虜且入寇請身領京兵禦於內而出邊兵待於外又請載軍糒以自隨恐擾因糧聽將士食民禾公言調邊兵以衛京師也而令待於外臣不識駕何意軍之所至有督餉存而復載糒行徒滋煩擾古之善軍者奪糧取一物立斬而欲縱軍掠稼尤非所聞也駕又議與虜市兵部爭之急 上問公公對曰虜日變不可以互市狎也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挫狂鋒彰天討不可任其要挾徒示弱於是 上決意以戰守為事十一月以平冀賊錫銀幣羊酒及人口二疏謝云逆妖伏法功莫効於贊襄臧獲隸官

賜宰同於勳戚故事有賜奴功臣無及人臣者及文臣　特恩
也因以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壬子禮臣上　二王冠婚儀以東
宮未定不敢請出府乞暫舉於宮中　上曰諸王出府成婚例
也豈宜於宮中公對曰先年　五王出府以名位等他日皆當
之國故爾今冊禮未行事非前比處分不可不慎　上竟不肯
分別令一體禮成　詔以八月吉出閣講讀九月選婚是歲有
詔許大臣縣直禁中者得乘馬及船侯鸞敗更定戎政癸丑再議
戎政擬議多出公徐邳被水饑民相剽刼疏請大司農議賑司
空議漕渠　上嘉納之又言春明景和　二王宜及時婚如留
內則保護便此天下臣民所瞻仰且儲貳未定而居外使人怙

危　先朝有　太后有　中宮有　東宮故　主上體勢增重而尊安今骨肉唯　二王耳　聖躬不可不慮疏三上　報曰卿所慮皆不足卹人無能勝天其俟後命徐邳河塞請遣官祭河岱沂金龍廟等祠癸丑　上納給事中朱伯辰言議築外城且曰不四面非王制也公言築外城亦一勞永逸之計今先築南面併力可完此天下財貨湊集所亦足以杜非覬矣他東西北三面俟更議可因進助工銀兩　上報允而城竟止一面矣其冬上言臣奉容對屢以建儲爲請閱歲淹久未卽俞允今內外臣民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責請及開歲諏吉舉行　上不報甲寅以外城成廕一子中書舍人八月加太子太

保進文淵閣大學士遣視　天壽山還奏言山水衝決之故復
廕一子中書寧安公主擇選子弟可都尉者　上命选無逸殿
僚屬輔臣元輔推公徃取李和時司禮已受賂別屬奏上竟用和
丙辰充會試考官時冢宰缺　上命公暫署不奏事承　旨且
勿推又令公分別內外大小諸臣爲三等以聞毋畏自餒公言
外吏之考察比於在內小臣衆多臣亦不能周知皆可勿考惟
大臣者小臣之倡也敢不奉詔　上許之廼悉錄兩京部寺科
道及在外督撫等官次其去留以上百僚罔不慹服者　上曰
輔臣本暫掌銓務奉公忘私甄別既明宜加恩獎其加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餘如故丁巳　殿門災又新作　明堂各進功

工銀兩秩滿一品三年考賜鈔錠羊酒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
廕一子入監讀書給予　誥命八月加兼太子太傅賜蟒衣銀
幣餘姚民夾江居江北有城然多圮江南人十倍城中而無城
倭至其誰與守請於督撫胡公宗憲檄郡守視之諸少年更以
為厲已也倡衆以譁焚公所聚材數千章公聞之歎曰吾以衛
民而人反詬我難與慮始如是哉其未奉　成命乎乃令子元
及正郎邵公德久侍讀陳公陛凡居江南者二十餘家共疏於
朝得　俞旨而城城成譁者更來德與縣三老俎豆公於龍山事具
徐少師新城記及袁少保生祠記中己未充讀卷官得清河丁
公士美庚申一品六年滿官子中書兼支大學士俸予　誥命

賜羊酒鈔錠公請移已封贈本生曾祖父母　上並給不移八
月加少傅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建　二王並居外邸前贊
善郭希顏疏請建帝立儲觸　上怒見法公密奏曰　皇上萬
壽無疆而小臣稱建帝死固當雖然　二王並居人各爲其主
矣希顏請令一住京一之國語亦當省且　上嘗謂天倫之序
默定已久第鑒己酉之事篤愛元良不欲冊耳今若因其序而
或留京或遣國則人心自定亦可無庸冊也　上大感悟十月
諭內閣景王府成已數年何久不令之國卽示所司舉行當是時
肅皇諱言儲言者輒不測二耦相疑妄揣摩窺伺者不少而公獨
以危言衷論悟　主上光啟隆萬之治功不細哉辛酉五月楊

太夫人卒邸中　上念公銜恤不可留給傳符遣行人護行仍
賜札存問公束髮升朝十七年超拜相相十三年遣祭方澤者二
社稷者六祀先師者七分獻南郊者四讀禮之後遇　朝廷有
大慶則修賀遇大典則修助居鄉以賦庸奨滋力主清丈均則
平徭之議鄉民受其利祖墓之在新昌及餘姚者皆修葺之置
祭田因梓里後進不識陽明先生良知白黑乃搆書院與王公
畿及趙公錦時徃復焉萬曆癸未公年八十守臣以謝文正例
請稱埒德偕年　朝廷特命撫按官存問月給米四石歲夫六
名丁亥六月七日卒年八十有四撫按以聞　賜祭九壇遣大
行營葬贈太傅謚文安性夷粹醇厚平居無疾言遽色覩人無

少長齊禮不修人之郗故內外無惡好施予內外親暨皆一付者無不受其賜戊辰邑饑出囷粟千石爲賑時緹騎貴寵求婕公公謝絕卒免於後之批繩文章春融渾厚所著有期齋集奏謝稿館閣漫錄等書